

後漢書

卷一百十六之  
一百二十

終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64 )	
函號	別	10 1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道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南蠻西南夷傳第七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道懷太子賢註

南蠻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

高辛帝嘗

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

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

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

瓠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  
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踐頃化為大其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



文五色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  
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診候也帝大喜而計槃瓠  
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  
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  
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  
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黃閣武陵  
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  
中有石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  
跡奇異尤多望石窟火三間屋遙見一  
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於是女  
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鑿獨力皆  
或有改鑿字為豎者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  
棄穿鑿也結音鑿

兩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  
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  
服製裁皆有尾形于寶晉紀曰武陵長沙盧江郡夷槃  
瓠之後也雜處五溪之內槃瓠為山  
阻險每常為害糶雜魚肉叫槽而號其母後歸以狀  
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  
語聲也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  
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  
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優寵之故獨其賦  
陵縣居西口有上就武陽一鄉唯此是有邑君長皆賜  
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婁徒說文曰婁  
女人自稱



媿我也音胡朗反此已上並見風俗通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

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于周世黨衆

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

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明其黨衆繁多是以

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

率蔡共侯擊破之晉文侯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

楚師殺其將屈瑕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其

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

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左傳晉楚戰于鄢陵晉卻至曰

不整蠻軍乃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

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

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

實布說文曰南蠻賦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

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

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

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牁故

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

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



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高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越  
 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  
 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  
 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  
 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郡其冬零陽  
 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蠻覃  
 兒健等復反澧水名源出今澧州崇義縣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  
 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在今荆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顏反明年春發荆州七郡  
 及汝南潁川施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  
 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充縣屬武陵郡五

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  
 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  
 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澧  
 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  
 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  
 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  
 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  
 秋澧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  
 等千餘人零陽縣屬武陵郡也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  
 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



後漢書卷之六 列傳 四  
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  
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  
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  
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  
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  
悔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  
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一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  
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  
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  
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

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大  
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  
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  
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  
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謂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  
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  
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  
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  
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  
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



郎於是以前校令度尚為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題額也雕之謂外其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取其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有菹又交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潯人是也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烏潯地名也在廣州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有菹又交取其驕驍破之以飲酒以人掌子趾為珍異以食長老交

比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質亦贊也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爾雅曰黃也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前書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時為南海尉佗孫胡



嬰齊嬰齊子與也

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阯刺

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阯所統雖乎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金

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

為髻於項上也

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

徒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阯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別號今呼為裡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洽縣雒將之女也麓音莫支反洽音零嫁為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阯刺史及



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脩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究不事人蠻夷別號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

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

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

遠卓音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

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

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劉劭曰按國名

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

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

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

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

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



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古升小故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

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



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前書曰魏里人魏尚為雲中守與斬首捕虜上功不實免馮唐言之於文帝帝令唐持節赦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前書曰尚復以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前書曰情初徵為謀議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回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

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趾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眾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兒音五兮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猶屯據日南眾轉疆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為交趾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潯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



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趾合浦烏滄蠻反叛招誘九真  
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  
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音審相氏鄭氏皆

出於武落鍾離山代本日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

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

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

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

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

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曰荆夷縣西有溫泉古老相傳此泉原出鹽于今水有鹽氣縣西

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

為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若廩

君浮夷水射鹽神于陽石之上按今施川清江縣水一

名鹽水源出清江縣四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巴郡魚復

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鹽

江也。劉放曰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按文少一經字

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

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

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

乃開明代本日廩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

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

開也。劉放曰注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按文少

字。廩君於是君平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

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



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曾比不更

被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

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

帙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說文帙南蠻夷布也音

矢鏃一乘鄭玄注也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鏃

注按鏃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鏃則漢興南郡太守

斬疆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潯山蠻

雷遷等始反叛潯音屠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

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

蠻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巫縣屬南郡以郡收

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

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阻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

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

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

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

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

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

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

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



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昭王嘉之而以

其夷人不敢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

不算復寵之故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稅傷人者論殺人

者得以倭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倭蠻夷盟曰秦犯夷

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為

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

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資錢

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閩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

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

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遂世世服從至於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

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二年

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

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

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

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

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

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

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

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史記曰周成王封楚熊

繹始居丹陽今歸州府



歸縣東南故城是也至楚文王始自丹陽遷於郢續漢志云南郡枝江縣有丹陽聚也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蓋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寬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 西南夷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僑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縣屬益州郡葉或作蝶臣賢按前書曰西自同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僑昆明今流俗諸本並作布舊昆明蓋爲布舊也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自鬻東北有柞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自冉駹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聞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



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見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

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

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

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

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縣有逝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逝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稱破竹

於野成竹林今王祠竹林是也王賞從人止大石生命初楚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項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舩於岸而

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舩牂柯處乃改其

名為牂柯異物志曰牂柯地多雨瘴俗好巫鬼禁忌寡畜

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桃根木可以為麪百姓

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桃根木外皮有毛似柝櫛而散生其木剛作鐵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蕉根乃致

耳皮中有似檣稻米片又似麥麩中作餅餅廣志曰桃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共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

不過數十似樓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公孫述時大姓龍傳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

貢南越志曰番禺縣之西有江浦焉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

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

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

至荊州刺史華陽國志曰尹珍字道真母斂縣人也

滇王者莊躡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

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



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  
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  
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怙怙奢居官者  
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  
殺郡守越雋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  
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  
更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  
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脩障塞降集  
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上齊固守拒險述拘其  
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

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取其嘉名於道卒詔為起

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

棟榆拊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縣屬

越雋郡餘六縣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屬縣

健為郡朱音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

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

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樊道人

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

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

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



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因名不韋以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章其先人之惡行也

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下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忠討之不能剋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暉建策討伐乃拜暉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暉得雍陟顯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初到郡米斛

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少年未多年也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自此以上並見風俗通也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說知禁高死



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乘  
藕代柔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鹿  
栗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  
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  
遣兵乘箬船箬音蒲佳反縛竹木為箬以當船也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  
多多音多其種今見在鹿多人弱為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  
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牢之眾溺  
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多鹿多王  
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  
食之餘眾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  
塞自古有之今攻鹿多輒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

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  
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嵩太守鄭鴻降  
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  
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  
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  
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  
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  
嵩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嵩唐比蘇樛榆亦龍雲南也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  
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行者苦之歌曰  
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它人哀牢人



皆穿鼻僮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

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

見李桐傳帛疊外國傳曰諸薄國女蘭干細布華陽國

言行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廣志曰

取其白者剽國有桐本其華有白毳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

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見華陽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倉水有

珠穴博物志曰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

光珠即江珠也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曰松脂淪

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大由有茯苓

苓而無虎魄永昌有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徐哀南方草

虎魄而無茯苓也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孔雀

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麟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

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

行無常路百數為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屬于

土人織草為屬數十羣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屬

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相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

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其名酒初嘗少許

又取屬于者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屬于相

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程程汝

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

程程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問餉

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狀頗似熊多力食鐵雲南縣有神

鹿兩頭能食毒草見華陽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

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



之卽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貴  
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  
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  
守令而反叛攻越雋唐城○劉放曰按雋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雋城二字  
太守王尋奔牒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  
肅宗募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  
龍縣郡國志曰屬永昌郡也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郡  
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  
封爲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慕延慕  
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掸國王雍由調

揮音檀東觀作壇字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  
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僬僿種夷陸類等三千  
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掸國王雍  
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貢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  
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  
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  
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繪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汗澤  
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在今雋州越雋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  
二十里深百餘丈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  
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姓家貧孤獨每



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林間姥憐之餉之後猶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夫忿恨責姥出蛇姥云在林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曠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真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為枕相贈嬰音倒後復反

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之以為越雋郡雋水原出今雋

州卬部縣西南雋山下前書地理志曰言其越雋水以置郡故名焉其土地平原有稻田

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襄州揚

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靡平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俗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而石形似雞也

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王莽時郡守枚根調卬人長貴以為軍候更始二年長

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卬穀王領太守事又降於

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卬穀王建武十四年長貴

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雋太守印綬十九年武威

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雋長貴聞之疑尚既定南

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呼諸君

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

先據卬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平元年

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



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

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

郡舊齊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

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

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特郡

縣賦斂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父

令遂父故縣在今靡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眾

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

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

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牂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

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

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資財

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

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

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州中論功未及

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

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

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

桓聞廣漢馮顯為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祚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

山圖所居焉

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黃當歸羌活玄參

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問暮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

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

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

名慷慨有大略

東觀記輔作醜梁國寧陵人也

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

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

木唐敢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

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

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

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詩人誦詠以

為符驗今白狼王唐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

來大山零高坂

山海經曰崦嵫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中來山一名中作

故中入祚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水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若採入度之難陽母閣峭危峻險百倍岐道

阻但以文王之道人以為夷今中緇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

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

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



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

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並載

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言以為此注也遠夷樂德歌

詩曰大漢是治魏官魏官魏官與天意合魏官魏官吏譯平端劉胥劉胥不

從我來支留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

繼補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伸悉備局後仍離蠻

夷貧薄龍洞無所報嗣莫支莫支願主長壽陽維僧鱗子孫昌熾

莫釋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僕讓皮尼日入之部且交

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陳維聖德深恩聖德渡諾與人富

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瀋夏多和雨邪邪寒溫時適魏瀟瀟

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

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草摸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

土地境垵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穀莫場麤沐吏譯傳

風周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陝雷近險龍

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眼淫百宿到

洛理瀝髭維父子同賜捕苗菌毗懷抱匹帛懷稟匹漏傳告種人呼救

長願臣僕陵陽臣僕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

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憚焉

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稽等

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篆錢



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犍  
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  
夷邑長令田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齋黃金  
旄牛牦顧野王曰牦結毛為飾也舉土內屬安帝增令  
田爵號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志零關道屬越嶲郡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  
於是分置屬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  
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三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  
殺長吏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  
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

嘉郡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  
年宣帝年也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  
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  
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  
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  
其邑眾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  
按今彼土夷人呼為雕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  
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毳  
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靈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盛毒去惡鬼安心氣壅

後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三十五



筋骨也又有食藥鹿鹿麋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

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毳雞牲牲郭璞注山海經曰毳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

闕敵死乃止其人能作旄氈班剝青頓髦毳羊羴之屬青頓

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

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鬪茸貫匈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

馬青白旄紕剝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

天纂文曰紕氏剝也音甲疑反髦即紕也特多雜藥

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麝羊牛馬食之皆肥麝即麝狼也

鹿而角觸前角入林樹掛角故恒在平淺草中肉肥

香美遂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韃角正四據南人因以

為牀音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

其表乃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

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冒貪

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

州上祿縣南二秦記曰仇池縣界本名仇維山上有池

故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

而上土形似覆壺仇也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

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疎起

數丈有餘人功仇池凡二十一一道可攀緣而上東西二

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崗阜低昂泉流交灌屬

元注水經云羊腸盤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

謂積石城嵯嶽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

因以百頃數為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

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氏人

復叛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建也龍額侯韓增大鴻臚田

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氏人亦叛建



武初氏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為寇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文約謂文書要約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脚之俗

獸居鳥語之類

緩耳儋耳獸居謂穴居

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

夷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

謂護匈奴中郎將及戊巳校尉等

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

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

珠玉金碧珊瑚琥珀之類

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寶椽火毳馴禽封獸

之賦軫積於內府

火毳即火浣布也馴禽鸚鵡也封獸象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

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烈風不猛暴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之即死續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汗以火燒之則清涼也傳子曰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必谷行酒公卿朝臣前伴爭酒失杯而汗之冀偽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燂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晶也。劉夷歌巴舞故曰正文軫積於內府按此印字誤當作騶字



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明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而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詐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微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哀牢夷伐鹿

中國故言肇自遠離

賈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徼鑿體卉衣憑深阻峭蠶小貌也鑿體

文身也卉衣草服也亦有別夷屯彼焉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

化既孚改襟輸寶孚信也但襟也建永昌同編億兆

後漢書卷一百十六終

後漢書卷一百十七

西羌傳第七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西羌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

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也河關

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縣屬金城郡也濱於賜支至乎河

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鄙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少

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

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

寡婦曰釐力之反故國無繆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

強則分種為會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

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

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

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

方金行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王

政脩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其夏后氏太康失國太康夏啓

之子盤于游田不恤人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

夷后相即太康孫仲康之子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

是服從泄啓入代孫帝芒之子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邠今

幽州也岐即岐州也成湯既與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

至於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前音音義

日鬼方遠方也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

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為獨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修辱

之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

梁山在今雍州好時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及子季歷遂伐西

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二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



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

歷為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殿牧師也

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

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

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髡率師會于

牧野尚書曰庸蜀羌髡激盧彭濮人至穆王時戎狄不

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

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變也荒服不朝乃命虢公

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兪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

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

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

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

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

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

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

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

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

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



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

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

有狄獯邽冀之戎即狄道獯邽道邽涇北有義渠

之戎義渠縣屬洛川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

晉今同州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杜預

傳云楊拒穎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

戎邑也當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

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

侵曹魯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預注戎後

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

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成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

伊川允姓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東及轅轅在

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哀公

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晉文公欲脩霸業乃賂

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

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主聞穆公賢使由

由余諫不聽由余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脩霸

業魏絳晉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

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

也子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



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

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間也在今隴州汧源

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

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

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

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義渠遂臣於秦後

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

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

河及昭王立義渠王胡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

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

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

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

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

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云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

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

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

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剗女遇於野剗音也遂成

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



河間

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

諸羌見爰劍被

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

禽獸以射獵為事

湟水出金城

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

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

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

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

穆公霸有西戎

兵臨涇首

滅狄獯戎

獯音

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

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

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巂羌是

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

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

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

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

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

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

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

狄築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

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

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

至臨洮氏道羌道縣

氏音丁今及五

及武帝征伐四夷



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居

縣屬金城郡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玉門

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

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與匈奴

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

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鉄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

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

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

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

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

以為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

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

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

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

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

時三姐等七種羌寇隴西苗先廉友又遣右將軍為

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

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

種號自三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



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  
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  
燧烽也

滇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眾  
羌遂還據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  
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眾與  
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  
皆有降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  
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  
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

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  
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動靜使  
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備今宜復如舊  
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  
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  
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  
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  
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  
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  
人貧而先零卑滿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滿音乃滇良父感反



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  
及諸雜種乃從入大榆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  
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強滇良子滇吾  
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人太守與戰不勝  
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  
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  
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  
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為其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  
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  
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鈗音街為羌所敗殺

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

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鈗吾音牙屬金城郡唐谷故城在今

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為

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

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

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眾來

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

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

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魯

貶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殺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



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

史記曰白起昭王時

為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起乃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

答由太守

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

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

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

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

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

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

校尉居狄道林為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為下

吏所欺遂奏上滇岸以為大豪承制封為歸義侯加號

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關

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乃偽

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

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

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復省

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

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

略妻卑涌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

塞安夷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及吾良

三種相結為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



會和羅谷與卑滿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後拜故度遼將軍  
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眾聚兵  
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  
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  
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為校尉  
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  
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副  
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今在  
洮州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  
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

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  
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  
紆權宜放遣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  
義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  
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  
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  
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  
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  
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  
里須臾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



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曰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傳育徂快邊利徂快慣習也徂音女九反快音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譚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眾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

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劉放曰案文當誅殺云自擊鼓起伏兵

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聘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野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



和帝末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校尉尚見  
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  
遷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  
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  
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  
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爲校尉友以迷唐  
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構離諸種誘以財貨由  
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  
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  
河橋欲度河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

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  
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  
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  
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爲寇盜衆羌  
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隴西郡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  
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  
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屯也黎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  
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  
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大戰盱斬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三十一



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袍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人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賜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爲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漢迷唐怒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爲讎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邊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爲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脇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廩相曹鳳上言



廬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

尉將徙士屯龍耆

龍耆即龍支今鄯州縣

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

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

田五部

邯水名邯分流左右在今鄯州

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

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

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

皆爲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

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

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

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



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  
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  
附既又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  
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  
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  
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  
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  
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  
尉其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  
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屬漢中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

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  
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  
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  
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  
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騭為  
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戶三年春復遣騎都  
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  
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生  
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襄中屬漢中燔燒  
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襄中軍營又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列傳 十一



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鄠也時羌復攻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

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

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

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

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扶風上郡

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

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

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

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

上黨郡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

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



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  
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  
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  
王信等將其眾據枹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  
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没人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絲  
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  
零死于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杜  
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  
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駝馬  
牛羊二萬餘頭以昇得者昇音必元初元年春遣兵屯

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二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  
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  
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  
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  
侯霸馬賢將湟中吏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  
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  
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校尉參以  
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眾七千餘人詣參降還  
請歸馬賢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  
零昌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第七十一



益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  
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  
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  
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  
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  
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  
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  
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  
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  
救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參以失

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  
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  
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  
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  
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  
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  
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  
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  
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  
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



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為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罪

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勢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為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



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滅千萬已上檻車徵奔市沒  
人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  
州無復寇傲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  
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  
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  
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  
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  
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  
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  
生口千餘人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前種大豪

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遣軍追之出  
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  
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  
餘戶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首施謂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  
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  
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  
邑千戶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  
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  
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  
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



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

鷲鳥招引之鷲鳥縣名屬武威郡鷲音爵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

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

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

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戶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

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虔人種羌與

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种將諸郡兵及烏桓

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

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

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

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

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

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

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水官即雍州之域也

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泥

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

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

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灾衆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

望於天灾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

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



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而公卿選懦容

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懦音而掾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

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

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

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

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

因繫質於令居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

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

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

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

自做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

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

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都隴西部臨洮縣

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

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

賢亦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

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賢復進擊鍾

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梁州刺史降永和元

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

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



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  
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二千餘  
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  
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  
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  
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守以來機  
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  
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  
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  
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  
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  
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  
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  
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  
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  
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  
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三千皆戰歿順帝怒之賜布三千



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爲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  
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  
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陽  
令任頽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遣中郎將龐俊募勇  
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罕  
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  
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度罕種羌千餘寇北  
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  
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刺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

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乘鞏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

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種五罕邑落五千餘戶詣冲降

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五千餘落據參綠北界參

音名屬安定郡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音力全反

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

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

級河陽屬屬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

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

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陰河續漢書建



威作武威 陰縣名屬安定郡 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

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

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

漢陽太守張貢代為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

之於是離南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

將軍冀之宗人封為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乎

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

潤入前書音義曰卒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

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

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為

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求

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為校尉

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

為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字大破之四年零吾復

與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

段熲坐事徵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閎無威略羌遂

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

沈氏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

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

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



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  
胡閔疾復以段熲為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  
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  
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  
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  
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其中羌義從胡北宮伯  
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  
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劔後子孫  
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  
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

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  
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  
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  
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  
來羴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  
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  
戶內屬光武封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  
郡徼外大胖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  
屬拜造頭為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  
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內屬明年蜀郡



徵外羌薄申等八種二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內屬冬  
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  
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李  
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  
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羸弱者  
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之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  
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  
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執強弱  
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

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  
張掖號曰義從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  
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  
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  
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  
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鞮以鳥驚  
桴擊鼓槌也革甲也鞮箭服也左傳故永初之間羣種  
晉文公曰右屬橐鞮鞮音紀言反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囂聚揭木爲兵  
負柴爲械穀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



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許東犯趙魏之郊南

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

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并涼之士特奮

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微纏而為虜說文

也發冢露齒死生塗炭皆音才自西戎作逆未有

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

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

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

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懸土之心燔破

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

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會兵會衆以圖其

際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

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練絲之珍徵糧粟鹽

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百萬

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

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

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

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弱武思

盡廢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揚雄曰

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



擊之所感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  
華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也顱音盧廣雅曰顱顱類  
其能穿窺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與盛稱  
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於是何言  
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病於  
心腹也其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  
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  
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醉宴而已若一漢御戎之方  
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二輔貪其

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

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自紂作象箸箕子為父師數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蹯約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

今云微子蓋誤幸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為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疆虔劉隴

北假僭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丘德外攘德疾丞也音白拜反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西域傳第七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西域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遣使者校尉領護

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宣帝改曰都

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

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元帝又置戊

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一百十八

西域傳



巴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

為厭勝故稱戊巳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

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

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

前書曰莽即位匈奴單于即墜為

章和親遂絕西域亦瓦解焉

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

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

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

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夜遂而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

且末為鄯善所并

且音余反

渠勒皮山為于寘所統悉有

其地郁立單桓孤湖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

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

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

在今伊州伊吾

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

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

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

龜茲讀曰丘慈下並同

攻沒都護陳睦

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

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

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

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

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

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



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領兵  
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  
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  
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  
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  
英作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  
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堯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  
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  
禧等禧音喜基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  
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

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  
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  
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  
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  
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  
北虜連與車師人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  
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  
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  
之間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



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

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劉敞曰注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先擊呼衍王絕其

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脇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

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

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人塞此下計

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

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塞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

繒絲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

父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廣度曰絕也

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楊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

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貨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算舟至車船租及六畜夫豈不

計其所得以出算輶車一算商賈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算夫豈不

懷慮久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

酒泉張掖以隔婁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

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邪

單于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微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

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



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

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

勢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

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

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

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

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

示百蠻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感國百里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

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脩政於廟

也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

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

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

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

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

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

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

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

屯營雖有降首音猶服也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疎慢矣

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以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



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

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東流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隔大生葱故名一出于真南

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

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

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

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

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

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音彼義友次下亦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

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

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曰

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

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八順帝永建

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與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

卷之三十一 西域傳



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寘  
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  
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  
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王  
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劉放日  
案文多已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  
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  
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  
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

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  
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  
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  
西北至疏勒十二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  
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  
王放前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寘  
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  
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  
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  
王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



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其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特成國主薄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熒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熒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于安國焉

○劉放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熒死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

不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熒時輸熒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劉放曰漢書中案漢當作前并大秦國一字亦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

子合國居呼鞞谷鞞音九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十



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

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

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耗前書音義音鴟擊又

云烏音一加反耗音道加反急言之如鴟擊反涉懸度歷剽賓六十餘日行至

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特復西南馬行百

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

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

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瓊轉北而東復馬

行六十餘日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

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

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為

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

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

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

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

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

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十三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  
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  
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  
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  
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  
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  
皆堊墍之堊飾也音火既及郭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  
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軒白蓋小  
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里城中

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  
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  
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  
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  
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  
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談謂之大  
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村子曰  
白理如繩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珊瑚琥珀琉璃琅  
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玳瑁雜色綾作黃金塗  
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剎雜色綾作黃金塗  
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

後漢書卷八十八 西域傳第六十八



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  
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  
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  
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  
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閔不得自達  
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  
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  
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  
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  
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

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

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

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其器輒為所食又言有

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

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畧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  
出火自縛自解號十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氏音支下並同居藍氏城前書曰藍氏西接安息四十

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

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

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

霜盼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



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劉欽曰秦文多一王字侵安

息取高附地又滅漢達蜀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

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

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

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

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國強

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

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

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脩

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

南至西海東至磬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

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為名

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士出象

犀璆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

細布好毼毼毼音它闔反毼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日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畫牀也

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

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

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

傳

後漢書卷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



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二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象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

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士氣溫和多楨

松白草

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茅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

民俗衣服與

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强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諡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



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  
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  
焉九年康死諡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  
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  
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關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  
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  
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欵誠又至宜  
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  
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  
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  
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許  
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  
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  
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  
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  
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  
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  
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  
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  
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



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焉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媯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

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國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為



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卽與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  
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爲于寘王復與  
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  
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  
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  
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  
中流矢死兵乃退于寘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  
子廣德爲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  
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  
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

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爲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

且運等且音子余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寘反音于

寘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

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

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

運且運曰廣德女婿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

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

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

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

子爲質約歲給刻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



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章帝元和三年劉放曰案文少一也字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  
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  
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二百里領戶二  
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  
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  
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  
反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  
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

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孛遺腹為疏勒  
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  
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  
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  
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橐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  
疏勒疏勒以強故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  
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  
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  
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  
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



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  
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劉放日案文亦多巳字西域長史張  
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  
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  
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  
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  
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  
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  
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惟叙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

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

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鳩廬

寺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

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

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

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千二百九

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

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

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



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末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



帛八年戊巳校尉索顏欲廢後部王涿靺立破虜侯細  
致涿靺忿前王尉單大賈巳因反擊尉單大獲其妻子  
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  
萬餘人以討涿靺獲首虜千餘人涿靺入比匈奴漢軍  
追擊斬之立涿靺弟農奇為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  
及毋沙麻反畔殺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  
時置戊巳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也  
劉邠曰注和帝置戊巳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  
校尉所統是也下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  
不合添一巳字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  
八滑等發精兵擊比盧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

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  
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比匈奴於閭吾陸谷  
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  
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  
比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比虜  
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  
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比虜於勒山漢軍不  
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  
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  
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王戰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



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于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

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為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

里帝班超奮封侯之志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

封侯安能久事筆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

碑乎語見超傳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

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

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籛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皆龜紐

其文刻曰後服則繫頭纒而繫比闐立屯田於膏腴之



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  
客日欵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修支而歷安息臨西海  
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  
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  
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  
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剽實本漢所立殺漢使者  
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  
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騎  
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  
熱風惡鬼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獨龍若犯之則  
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劉放曰  
注過此難者  
案過當作過莫不備馬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  
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

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

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

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人殷樂無戶籍耕土地者  
輸地利又其土和適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

出無時節爾雅曰需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  
四時和謂之玉燭

釋迦菩薩在梵率陀天為諸王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  
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閩淨提生

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利  
利種迦此羅城白淨王摩邪土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

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導等  
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

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子皆作國王與我為  
檀越命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佛等外道

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人正又有無  
量眾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

則理絕人區維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  
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佛住



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  
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  
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是梁經曰兩閣王  
慈善根方舒其五指遂爲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  
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提剋其兩目棄  
入院中爾時羣賊苦痛不已同時發聲念南無佛而  
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人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  
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  
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  
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  
有兼遺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  
道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故曰  
道之且好仁惡殺緇散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  
流也

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

維摩經曰爾時毘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

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而禮足各以其蓋供  
供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覆三千大千  
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三千大千諸佛說法皆現  
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四子坐高八萬四千由  
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已各無所妨雖鄒衍談  
屢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芥子等也雖鄒衍談  
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  
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  
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此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尚未足以槩其  
雅云蝸牛音瓜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  
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  
焉精靈起滅謂死輪回無窮已因蓋道俗無方適  
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邊矣西胡天之外區邊遠也音宅秋反尚土物聚  
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極何拘  
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奴猛  
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公實益中又錄軍前三  
高貴顯赫來人  
匈奴然我大不  
匈奴然我大不  
匈奴然我大不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

南匈奴傳第七十九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南匈奴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  
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  
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  
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

醯音火呼韓邪單于之

孫

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夫單于然也  
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闕權渠單于子也名  
侯彌彌音山諫反東觀記曰單于比匈奴頭曼子八代  
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此父子

康原二十五重修

後漢書卷一百九

列傳

一



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劉烏珠留若鞮

放日注單于比匈奴頭曼案比當作比。烏珠留若鞮

單于之子也。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

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

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比為右莫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

烏桓莫音於六反鞮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

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

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於

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

國未定欲輔立之遣毋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

李興等結謀與比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與

等故能廣。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也。至六年始

略邊郡。令歸德侯劉歙使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

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而

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

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弑頭曼

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踞曼無禮寢

居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歙大

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殺單于與驕謂

遵諷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

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歙相定。帝待之如初

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



關居庸關已東

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部遂復轉

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

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

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詐

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

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

邊無復寧歲

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

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

牙師

谷音鹿蠡音離

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單

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

君字嬪南郡人也

前書曰南郡人

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

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

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

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

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

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代立欲妻之昭

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闕氏焉

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

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

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

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



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

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

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

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

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蹕林課校人畜

計蹕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莫韃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

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

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

欲殺之骨都侯日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

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

部太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

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

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

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

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韃左賢王生獲之又

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

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

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時人見者或

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



果拓地焉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脩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莫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縹緞縹音良草名以良草染緞因以為名則漢諸侯王制良緣色縹古姓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駟馬二黃金錦繡繪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戰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劉放曰案文少一使字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

輒遣奉奏劉放曰案文少一使字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



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  
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  
緡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  
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骨都侯有功善者緡絲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  
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  
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  
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  
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鞨王次左右斬將  
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

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曰逐且渠當

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

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屠匈奴謂天為撐犁謂

子為孤屠與此不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前書言

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

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

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

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

于遣兵拒之遂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



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施刑五百人  
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  
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使  
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  
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  
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  
目偵音丑政及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  
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  
虜莫健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  
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

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  
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  
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  
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  
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  
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  
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  
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  
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  
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



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  
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

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賞  
郅支單于背德被誅

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弟名呼  
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報答之

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  
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臺草并上曰單于

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

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

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

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

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谷吉都護甘  
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

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

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

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

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

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

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

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

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

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

齎雜繒五百匹弓鞬贖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屠  
言反坊



言云藏弓為韃藏箭為韃九即箭箠也發四矢曰發射儀禮也。劉歆曰正文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單于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

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請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忘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也。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重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柳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

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遣冠帽絳單衣三襲子佩刀緹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緹織成帶也音古本友。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為常。弔祭其薨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鞬單于莫中元元年

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鞬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儻尸逐侯鞬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烏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

後漢書卷三十九 匈奴傳

後漢書卷三十九 匈奴傳



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胡邪尸  
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  
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  
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  
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  
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  
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  
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  
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四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漢官儀曰光武以幽薺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安口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

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衆遣二千騎候望朔方  
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  
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  
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  
于遣左賢王信隨大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  
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  
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劉放曰案文行其  
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  
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  
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



遼將軍

劉放曰案乘傳不為大將軍又真時臯林濫為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焉也

禹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

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

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

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

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

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

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

慰納之

劉放曰案驛當作譯見上

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

等且音子余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

人或前至

劉放曰案文前當作隨

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

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驢

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

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

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

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

鞬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

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

卒音七忽反

因戰獲其首級而

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



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徽狁獯鬻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徽狁獯鬻曰匈奴往者雖有和

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境埏之人屢嬰塗炭境埏謂險要之地塗

苦也境音苦交反洵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

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

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增損用之也傳曰江海

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

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

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賃報也其南部斬首

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其轄日逐王

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

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

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

而還劉放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胃皮北庭大亂屈

蘭諸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

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

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

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

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



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令音零逐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

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于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



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無漢字王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壤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膺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引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魯稽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少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

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劉走首虜二十餘萬人放日

案文多事已具竇憲傳二年鴻還大鴻臚以定襄

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

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

郡麻澤縣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

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

河雲北河雲匈奴地名右部從匈奴河水劉放日案匈奴河自

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劉

日案文少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

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



大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  
降黨衆最盛領戶之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  
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劉放曰案文多置  
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  
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  
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  
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  
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重綬賜玉  
劔四具羽蓋一劉放曰案玉劔四具非是  
當云玉具劔四又衍一劔字使中郎  
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

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立還北帝遣將兵長史  
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  
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  
五年立安國初爲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于素  
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  
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  
盡敬師于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于欲殺之其諸新降  
胡初在塞外數爲師于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  
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爲單于師于以次轉爲左  
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



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軍  
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  
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  
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  
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  
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脇安國起兵背  
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  
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恐未敢動搖今宜遣  
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  
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

責其部衆無橫暴爲邊害者其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  
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士客之禮裁亦足  
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以兵造其庭安國夜  
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  
子師子先知乃悉將盧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  
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  
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  
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  
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承  
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



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千餘萬人皆反畔賜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

級得坐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瑰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瑰為率眾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長懦者斬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



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  
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部南單于以其右溫禺  
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  
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龐  
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眾降於是徙烏居戰眾  
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  
匠逢侯部眾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  
絡繹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  
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  
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

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  
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  
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  
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  
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  
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年也夏漢人韓琮隨  
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  
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  
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雄擊  
之劉歆日案文少一將字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



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

之事已具懂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

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乃遣

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

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

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

男五年梁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

年安帝永初六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

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焉自置度遼將軍以

始以鄧遵為正度遼將軍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

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

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

人脅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破部眾分散若建元元年

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元年

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温禺犢王呼允徽將新降者

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

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

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

劉放曰案一傳中處處皆云度遼將軍惟三處烏稽侯

處沒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軻族等



遂反畔脇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  
 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  
 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  
 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  
 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其冬傅眾復  
 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將軍先是  
 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  
 主匈奴有左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  
 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  
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

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  
 遂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  
 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  
 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曄病為永和元年  
 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  
 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  
 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  
 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  
 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  
 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



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

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

然不能制下即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

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

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

則陳龜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

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

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謀

是古書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

竊見度遠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

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

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等國家無事矣

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

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

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

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

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

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

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

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



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涼州刺史殺之

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

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

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

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

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

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

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

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

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

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也秋吾斯與莫鞮臺耆且渠

伯德等復掠并部莫鞮或作莫鞮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

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

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

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首鐔衛蓋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

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

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

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戲對即今之鬪用古之角抵也。劉攽曰注今之鬪用案用當

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



晉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二年改進擊餘黨斬首

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

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

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二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

左莫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

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南單于

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

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

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

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

即位之建和元年自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

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

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誥故某者即是其屠

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單于

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

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

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

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

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

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



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  
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  
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  
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  
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持至戶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  
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  
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  
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  
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  
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小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

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於扶羅即  
祖呼厨泉即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獻帝初平五年改  
元海之叔祖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  
放日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建安元年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  
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  
許然後歸國謂歸平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  
鄴留呼厨泉於鄴而遣去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蹇  
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二十萬擊韓王信先  
至平城冒頓縱兵二十萬騎圍帝於白登  
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大苦大  
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然後得免也

後漢書卷九十九 匈奴傳



宗政隣刑措不雪憤辱之恥

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隣刑措隣亦近也

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

屬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

候列郊甸火通甘泉

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

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

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

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之

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人畿內世宗逐煩樓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策朔方今夏州是也按

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

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

相當矣

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

宣帝值虜庭分爭呼

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

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

因請款關永為邊衛前書云曰遂至薄骨堂為屠耆單于呼揭王為呼揭單于莫鞅王為單于烏籍都尉

罷關徵之徵息兵民之勞

匈奴罷降北庭不做

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

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

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母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

渭橋咸稱萬歲。劉敞曰南面而朝單于朔方無復匹注贊謁者案又多一者字

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六十餘年矣後王莽

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

書贊曰三世稱實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開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

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執政始開

邊隙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自諸夏如布帛之裂也

也



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

初更通舊好及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

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載於道言其賞賞常行

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世祖以

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恐愧思難徒報謝而已而單于驕踞自比旨頓對使者辭語恃慢也

恃慢之詞而恐其羞愧思其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

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

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

也事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

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與匈奴單于此也

遂王日逐即南奉藩稱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

而納焉總攬羣臣之策善均從衆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

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

制衣裳備文物加重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

破始有南北二庭焉離曩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

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

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

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實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

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日

三千餘里北虜烏孫遂奔漠北乃遂破龍祠焚薊幕阮

空其地三千餘里也



十角枯闕氏

械在手曰桔音古督反

銘功封石倡呼而還

為勒石

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

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

鳥孫之地而漠北空矣

漠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

若因其時執及

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

河西虜衆居之

若還南虜於陰山即為內地也

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

變

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即勒燕然乃居永元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實憲庸才寧可責其謀慮

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

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

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

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

實憲欲立北單于安議不許也

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

若從耿國袁安之議即言平易

正直之道如

而實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

端專行威惠

二捷言勝也自於功伐專行威惠為臣不忠即其人也文章和二年實太后臨朝單

于屯居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

為一國令漢家長無此念既威北邊即宜構成南都更

請存立其

遂復更立北虜及其故庭

何或哉

遂復更立北虜及其故庭

永元三年將軍實

會實憲被誅五年於除獲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

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

言實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

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茲南北俱存即是並

恩兩護以私已福乃招其禍斯則棄茂天公之事也天

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

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博史直筆時

復存其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

由實憲請

使匈奴滋蔓即是坐樹大鯁

承言前事深可恨哉載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

其為疾毒胡可單言

單盡也單與殫同也

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



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

之原百世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

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勤此之不

行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

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

平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

廟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沉沒虜庭差之

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羽書稀聞檄書有急即揮野

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

劉放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  
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  
後之讀者將以為傳  
寫之誤聊記之云

後漢書卷一百十九終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

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

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

衣鄭玄注周禮曰毛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

之解細者為毳也

後漢書卷百十

列傳

一

一



不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  
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  
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  
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  
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丁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  
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為略或半歲百日  
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幣婿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  
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  
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  
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

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髻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

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箇音音每反字

或為幘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婦人

能刺韋作文繡織氎氎廣雅曰氎氎劉也氎音男子能

作弓矢鞍勒勒馬銀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牆

東牆似蓬草實如稌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

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

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

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託付也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

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



博物志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

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

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

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

罪若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

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

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今音零烏桓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

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

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偵規也音丑政反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

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

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

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

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

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

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

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域將嚴尤領烏桓

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

又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畔還為抄盜而



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為  
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  
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  
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  
外白山者最為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  
將三千騎出五院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  
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  
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  
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  
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

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如好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  
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  
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  
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  
輕黠好為寇賊若又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  
但委主降掾史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  
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  
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寧城縣名前書寧城縣作寧寧城  
亦作寧寧寧寧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兩字通也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

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

無何允劉放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與

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

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

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

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

戎朱虜爲漢都尉虜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

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

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

城烏桓遂圍曄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

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

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

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

休著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

復與鮮卑及南匈奴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

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九千餘落

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

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

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



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  
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  
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  
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衆皆  
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  
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  
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  
難樓蘇僕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  
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爲其種人  
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

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  
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  
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  
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  
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  
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  
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籠樂  
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

營州北

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



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

郭璞注爾雅曰原羊

似異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狽鼯子皮毛柔煖

貂音女滑反鼯音胡昆反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

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

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畧吏人

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太守祭

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彤傳由是震怖及南單于

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

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

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彤求自效功因令擊北匈奴

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

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

賁蒲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華內屬帝封於仇賁為

王蒲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

平元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

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

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

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

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

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

肥如縣故城在今平

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



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  
元年鮮卑復寇漁  
 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  
 道險阻賊虓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  
 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  
 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  
 咸皆自投赴顯俱歿陣鄧太后錄書褒歎賜顯錢六十  
 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  
 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  
 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窰城下通胡市  
 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鮮卑鮮卑邑落百二十四平

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

攻擊元

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

無慮縣遼東郡也

以郡合兵固保清野

鮮卑無所得

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之也

復攻扶黎營殺長吏

扶黎

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

四年遼西鮮卑

木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

不宿怨共郡兵奔擊

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牛馬財物五年秋

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宮寺殺長

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

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

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



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

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

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

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

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王

其至鞬為率衆侯賜綵綳各有差光元年秋其至鞬

復畔寇居庸雲中大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

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

度遼將軍耿种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

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种等并力並進攻賊

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志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

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

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曼

柏縣名屬五原郡也莫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

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永建元年秋鮮卑其

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

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

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

尉耿种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

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羊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



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  
畢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  
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  
漱官勇健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  
年冬耿畢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胤率眾王侯咄歸等  
○劉攽志此眾字作將字言率胡王等出塞抄擊鮮  
曰案魏出塞後乃封為率眾王侯長也  
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繪  
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畢乃移屯遼東無慮  
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調遣從事將南匈奴骨  
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沈金

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塞入馬城代郡太守

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  
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  
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書聞雷震仰天視而  
電入其口因吞之遂隻身十月產此子必有奇異且  
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弃之妻私語家令牧養焉名檀  
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  
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  
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  
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歆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第五十五  
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比拒丁  
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  
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  
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  
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  
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余騎寇遼東屬國九  
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殺掠吏人於是復  
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  
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使親檀石槐不肯受  
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石北平東至遼東

按夫餘滅貊二十餘邑為部從石北平以西上谷十  
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  
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  
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  
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者屠各追擊破之遷  
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  
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二十餘發請徵幽  
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  
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  
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



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

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

賊姦完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

也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獫狁九方叔

頽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

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天有同異執有可否

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天情存遠略志關

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

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

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

鐵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

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盜繡衣直指

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若暴之既而覺

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丞相車千秋為富

人養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

相主父偃諫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放

案富字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勞昔時

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勤

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

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緡錢率緡錢二千而

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告緡以半與之音

日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

擾道路不通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

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若暴之既而覺

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丞相車千秋為富

人養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

相主父偃諫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放

案富字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勞昔時

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勤

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

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



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  
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  
過煩鮮卑種眾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  
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  
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  
胷背之癩疽蚡音介搔音新到坤蒼曰癩音必方今  
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似乎昔高祖忍平  
城之耻吕后棄慢書之詬詬即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  
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  
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也之蟲蝥校寇計爭往來哉

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朝為之肝食乎  
肝晚也左傳伍  
子胥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  
者未必敗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  
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執斯與之卒  
前書音  
微也與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主之首而猶為大漢  
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  
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  
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  
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



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  
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  
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  
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  
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李牧  
趙北邊良  
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  
不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一亡也保塞之論  
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  
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  
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  
境而還足得中策武帝選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是為下策秦始如匈奴征伐遺業猶在文章具  
喪社稷是為無策班固曰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

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

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  
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  
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  
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  
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曰  
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鳥集秦水  
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  
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  
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木上令  
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



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  
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  
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  
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  
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衆其執互彊矣匈奴又於隆漢西羌猛於  
中興而靈獻之間二送盛石蓋有單于之地

蹋頓凶殘公據遼西之士其患生人者靡  
世而寧焉然制御上啓止無八僅得中下

將天之冥數以至

貪曰二虜首施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終





金  
石  
一



